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三十一回 屈膝蓋有愧男兒 挨耳光可憐妓女

上文說到賈少奶熄了電燈，媚月閣不知她房中藏著個周少爺，伸手便要按那電燈開關，賈少奶這一急非同小可，不消說得，看官們也必都替她捏著一把冷汗。便是做書的，也何嘗不代她擔憂，理該早些說明，好教列位放心。無如這周少爺三字，不過在賈少奶和王媽問答之時輕輕點出，宛如飛將軍從天而下，究竟姓甚名誰，與賈少奶有何交接，卻還未曾表明。在下既為小說家，勢不能不遵小說老祖師的成法，按部就班，百忙中抽出一枝閒筆，先將這周少爺的來歷詳敘一敘。原來這賈少奶初嫁琢渠時，因慕他財勢。既嫁之後，才知他是個繡花枕頭，外貌好看，內裡平常。然而事已成事，木已成舟，悔亦徒然。幸得琢渠進款雖然不豐，日子還混得過去，賈少奶也只可守分安命，順時聽天。在京年餘，果然沒幹什麼壞事。及至搬到上海之後，琢渠因經濟拮据之故，胸襟不甚舒暢，夫婦間愛情的熱度，未免減少。賈少奶也覺不甚快意，鎮日價長吁短歎。那時她的粗做娘姨王媽，見主子不快活，便勸她去看戲散心。賈少奶因沒人作伴，不願意前去。王媽無奈，走到樓下和她同居那個房客周老太閒談。這周老太原籍紹興，年已五十餘歲，丈夫早故，所生一子，在洋行中做生意，家況平常，租著賈家樓下廂房居住平日見琢渠夫婦場面很為闊綽，心中豔羨得了不得，以為二房東一定是個大大富豪。今聽王媽說起少奶奶有些煩惱，便歎道：「為人在世，真是心高越要高。我們母子二人，粗茶淡飯，安貧度日，也不過如此。像你家少奶奶這樣，吃的是魚肉葷腥，穿的是綾羅綢緞，戴的是珍珠寶石，住的是高樓大屋，上不欠皇糧，下不欠私債，何等快樂，何等適意。還要時常氣惱惱，我們若得有此一日，真不知要歡喜到怎樣地步呢！」

王媽知道周老太還不明白內中曲折，又不便傳揚家主的醜話，只得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一家不曉得一家的難處。適意了這樣，就不適意了那樣。普天下的人，不論貧富貴賤，那一個肯心平氣足呢。」正言時，忽見周老太的兒子阿四，從洋行中回來，跑得滿頭是汗，立逼著他娘快燒夜飯給他吃。周老太道：「什麼事這樣要緊？吃了夜飯，又要幹什麼正經去呢？」阿四道：「今夜十六鋪新舞台新排三四本新茶花，看的人一定很多，倘若去得遲了，只恐排不下坐位咧。」王媽聽說看戲，不覺心中一動，忙問：「周少爺今夜一個人去看戲麼？」阿四答道：「正是。」王媽道：「適才我家少奶奶也想去，因沒人作伴，故而中止。既然周少爺要去看戲，讓我去問問少奶奶，不知她願意不願意？」

阿四聽了，喜出望外，急忙央求王媽去問。王媽上樓對賈少奶說了，賈少奶聽說有人作伴，心想在家氣悶，還是出去看戲散心為妙，便教王媽也一同去。當下草草吃了晚飯，三個人同去看了一夜戲。賈少奶雖然無心，周阿四卻已有意。這周阿四又名德發，年已十七八歲，尚未娶妻。平日看見賈少奶風流美貌，久已眼熱，不意今夜竟得與她並坐看戲，來來往往的人，看賈少奶的，都順便對他看看，看得周德發得意非凡。回家後，喜得幾乎發癡，一夜不曾安睡。次日又對王媽說，要請她家少奶看戲。王媽知道看戲准有她的份，即忙去向賈少奶說知。賈少奶覺得卻之不恭，也就答應下了。自此你請我，我請你，請來請去，共看了十餘回戲。賈少奶見德發年紀尚輕，人還生得乾淨，暗想少爺時常出去，自己一個人寂寞無聊，得這個人解解悶，亦未為不美。有時琢渠出外，便命王媽喚德發上樓，兩個人睡在煙榻上談談說說，究竟曾否幹什麼壞事，局外人卻不得而知。有一天琢渠回家，恰巧德發和賈少奶面對面橫倒在煙榻上。德發聽樓下琢渠說話聲音，十分情急，便打算逃走下樓。賈少奶止住他道：「你此時萬不可下樓，還是橫著為妙。倘若這樣慌慌張張的奔下樓去，他也馬上要上樓了。若與他在扶梯頭上，對面相碰，豈不被他瞧出情虛，反為不美。你仍給我橫著，少停見了他，休要驚慌，最好仍如平日在樓下相遇一般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德發聽了，終覺有些膽怯，身子雖然不動，那一顆心卻在他腔子裡跳個不住，大有打從他毛孔中鑽出來，逃下樓去之勢。德發強自鎮定，待琢渠上樓，自己硬著頭皮，坐起來對琢渠鞠了一躬。琢渠猛然一呆，還沒開口，賈少奶已笑著說：「你回來了，你可知外國皇帝給鴨子踏死了嗎？」

琢渠笑道：「那有這句話，你從何得知？」賈少奶道：「這位周少爺回來說的，適才我聽他在樓下講得活龍活現，故而請他上樓問問，據他說是一張什麼外國報上看下來的，我想這件事太希奇了，大約是謠言罷。」琢渠笑道：「一定是謠言，不知哪一張報上登著此事？」德發假說是一本外國雜誌，名為談姆夫爾的，據說還是三千年前頭的事呢。琢渠笑道：「那就對咧。我雖然不懂外國字，聽人說外國古書，多半是寓言，並無實事，你們說得像煞有介事，連我也幾乎上當。」說時，德發已站起來讓琢渠坐，琢渠連說你坐你坐，自己在他少奶奶橫頭坐下，又與德發談了些閒話，才送他下樓。自此之後，德發便不避琢渠。有時琢渠在家，德發不上樓，琢渠還要請他上去，問他外國報上可有什麼新聞。德發欺他不識外國字，信口造些海外奇談講講。琢渠與他相與得十分親熱，便是賈少奶和他的交情，也日深一日。周老太見兒子巴結上有錢人家的少奶奶，心中十分歡喜，並不禁阻。因此德發的膽量愈大，竟不把琢渠放在心上。

常言膽欲大而心欲小，他們膽大心也大了，日久不免被琢渠看出形跡，口中雖不明言，暗下留意偵察。一邊有心，一邊無意，果然被他瞧出許多破綻，欲待發作，又因自己不在鋒頭上，有些事都要他少奶奶幫忙，不敢將她得罪，左思右想，只可難為周老太，請她搬家。推說廂房自家要用，周老太也因兒子這件事幹得太險，再住下去，准得鬧出亂子，故也彼此心照，擇個吉日，搬往別處去了。但是德發與賈少奶二人，雖非死別，何異生離，自有一種難捨難割，彼此都有說不出的苦處。背著琢渠，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。王媽看得傷心，便說你們二人何必如此，究不是搬往西洋外國去。雖不在一個門口內，卻還在一塊地方，而且相距又不十分遠，難道不能再來的麼？我家少爺又天天在外面應酬，周少爺若要來時，仍和先前住在這裡一樣，不過多費些腳步罷了。德發被她一語提醒，不覺私心大慰。搬出之後，仍照常前來與賈少奶相會，但不能像從前那般堂堂正正，此時不免要偷偷掩掩。有時琢渠回來，德發只可掩在下人房中，待琢渠進房之後，他才躡足下樓，教王媽開後門，放他出去，如此習以為常。不料琢渠忽然弄了個方振武來家，又僱珠姐服侍。振武雖時常在外，珠姐卻並不出門。賈少奶因家中平添了一雙野眼，深恐漏出風聲，故教王媽叮囑德發，不可再來。

講到男女愛情上頭的事，最好是不破例，一破了例，再想割斷，可真比登天還難。賈少奶有琢渠和振武二人相伴，還不覺得怎樣記。最可憐那德發，懷人不見，度日如年，過了一天又一天，只不見振武回京，再也耐不住了，便天天趁王媽上街買小菜的當兒，半路上候她問信，並托她設法，讓他再和賈少奶見見，倘能如願，情甘送王媽十塊錢謝儀。王媽心想他這十塊錢，故在賈少奶跟前竭力慫恿，賈少奶終沒答應他來家。這夜王媽假說德發為他吐血了，果然把賈少奶說動了心，忙教她將德發請來。誰知事有湊巧，兩個人沒講得幾句話，忽然媚月閣送振武的禮來了。德發身在房中，進退兩難。幸虧賈少奶熄了電燈，煙榻上的煙燈，也被他一口吹熄，屏息坐著，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個。媚月閣要開電燈，賈少奶如何不急，疾忙伸手先將電燈開關按住，笑說：「請你外面坐罷，房裡頭早上被阿寶潑翻了一個馬子，雖然洗過四五次，此時還覺得臭烘烘的難聞。我因要吸煙沒法，才到裡面去。因吸了煙，也有一股煙氣，可以解脫臭氣。你又不吸煙的，何必進去挨臭。而且把你一個香噴噴的人兒熏臭了，你家老爺豈不要抱怨我嗎？」

媚月閣笑道：「你又要放屁了。」說著把包裹放下，就在桌子旁邊坐了。賈少奶恐媚月閣還要提起房中，忙教她打開包裹看看，見是些吃大菜用的銀刀叉之類，還有一隻銀煙匣，鐫刻精緻。賈少奶贊不絕口，說：「少停四少爺見了，一定歡喜。」又說：「對門老四，這幾天來陪你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幸虧有她，不然你也不來，她也不來，教我一個人在家，豈不要生生悶死嗎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我也沒法，只因少爺和四少爺，都要動身，我替他二人整備行裝，委實抽不出身子，請你原諒我則個。還有老八，大約你也有許久不曾見她了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正是呢。隔幾天我想和你同到曹公館去望望她。」兩個人東一句，西一句，談話時，媚月閣才興辭回家。賈少奶送她下扶梯後，即忙開電燈進房，德發已等得十二分不耐，哭喪著臉兒道：「那媚月閣怎麼這時候才走！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也是你運氣不好。她嫁姓趙的以來，從沒到過這裡，剛巧今兒你來她也來了，豈不是你時運不濟嗎！」德發歎

氣道：「再過一會，只恐你家少爺就要回來了。我好不容易盼望了數月之久，才得今日和你相見，不料平空又走出一個媚月閣來，耽擱了我們這些時候，真是老天和我作對咧。」說時眼淚汪汪，像要哭出來的光景。賈少奶慌忙勸他道：「老四，你不用難受，再過兩天，我家少爺走了，包你有適意的時候。」德發聽了，方才回悲作喜。賈少奶又教王媽開上晚飯，兩個人同桌吃了，談談說說，轉眼工夫，已是十一點鐘。賈少奶恐琢渠就要回來，催德發快走。德發依依不捨，教她待琢渠一走，趕快打發王媽通知他。賈少奶答應了，德發還不肯走，又挨了半個鐘頭，賈少奶急了，連催多次，才把德發趕走。德發走了之後，賈少奶又大為懊悔，因琢渠這夜，直到一點半鐘才回，而且喝得酩酊大醉，由振武扶著上樓。賈少奶仍不睬他，振武扶他在煙榻上橫倒，一面勸賈少奶道：「昨兒這件事，委實是我不好，那塊絲巾，當真是我相識妓女花襲人的，我向她要了這塊絲巾，因自己袋中藏著別物，容納不下，才教老琢代藏。若是他自己身上的事，倒不致於帶一件憑據回來給你挑眼了。只為我一句戲言，害你們夫妻失和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。請你無論如何，務必饒他這一次。饒了他就是饒了我，以後不論什麼事，我都不管。這一回乃是我身上的事，你得瞧我這點兒薄面。況且老琢就要同我進京了，臨動身時，理該大家歡歡喜喜才好。不然走在路上也不舒服的。好少奶奶，請你聽我這一句話罷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四少爺休要代他隱飾。他為人素來歡喜拈花惹草，我一向知道，而且他搭著一個混賬女人，我也未嘗不曉得。皆因他是一個男子，不和他吵鬧，原為著留他一分顏面。不料他近來越發膽大了，竟敢故意拿這種東西來氣我。並不是我不肯聽四少爺的話，實因他這種行徑，教人不動氣也要動氣的。」振武道：「那卻另是一件事，和這絲巾並不相干。這絲巾我可以擔保，是我累及他的。我知他和那個女人久已不來往了，你若以為他從前作事不穩重，今番我可以教他向你叩頭服罪，你的氣也可以平了。」說著，便從煙榻上將琢渠托起說：「快給你少奶奶叩頭。」琢渠酒醉糊塗，嚷說做什麼做什麼，我是不肯向女人叩頭的。口中這般說，兩條腿早已軟洋洋的彎下來，俯伏在地。賈少奶不覺笑了，口說：「看他這種樣子，怕不要醉死嗎。」

其實琢渠何嘗酒醉，卻是振武與他預先定下的一個妙計。因他往日和少奶奶鬥氣，都要自己服禮認罪，才得了結。若逢少奶奶動了醋勁，非得向她叩頭哀求不可。這回觸發了她的舊病，自己知又須用原方療治。然而就這樣直直爽爽的叩一個頭，未免難以為情，故與振武商議出這個兩方有面子的善法，果然賈少奶怒氣全消。振武先把琢渠扶到他自己房中，教阿寶服侍他睡了。然後回到對房，和賈少奶二人一榻橫陳，吞雲吐霧。賈少奶先把媚月閣送給他的物件，教人拿進來給他看過了，又問他今兒吃的是大菜，因何散得這般遲？振武一想吃大菜散席原只十點多鐘，皆因琢渠怕早回來了，他少奶奶和他淘氣，故到鳳姐家鬼混了一陣，挨到此時才回。只恐說了實話，賈少奶不免要醋上加酸，故而推說吃罷大菜，因雲生邀我們碰和，所以回來遲了。賈少奶道：「提起雲生，那天我托你雲生和爾年二人的人，你進京後，千萬不可忘了。」

振武道：「這個決不會忘。但他二人一個是老康的女婿，一個是老康的姪兒，怎麼老康自己不提拔他們，卻要假手於人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四少爺有所不知，康老兒為人，原和傀儡一般，都由他太太作主。雲生的少奶奶八小姐，並非現在太太的親生，卻是以前那位姨太太所生。母女之間素來面和心不和，因此連累雲生謀不到好缺。就是爾年，也因與太太不對，以致一事無成。此回四少爺進京之後，請老太爺出面，拍一個電報給老康，教他快派雲生、爾年二人差使，否則便要翻他當年吞沒賑款侵蝕國帑的舊案。老康素來怕你家老太爺的，接到電報，自然嚇得尿屁直流，不敢違命咧。」

振武笑道：「那也未免過於強迫了。請托之辭，須要出以謙和，若用強迫手段，受者雖不得不委屈從命，然而心上終不免有幾分不舒服，只可說我在上海，承他二人照顧，特電道謝，這一來就不致有傷和氣，而且康老兒也不敢不派他二人好好的差使了。」賈少奶大喜，吸煙罷，振武下樓安歇。賈少奶回房，見琢渠鼾聲如雷，兩眼半開半掩，攤手攤腳的睡在大床正中。賈少奶寬衣解帶，睡在床外邊。因琢渠一隻臂膊伸直著礙事，將他推了幾推，推他不醒，賭氣就壓著他臂膊睡下。不意琢渠這條臂膊，忽然向裡面一勾，把賈少奶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咦，你不是睡著的嗎？怎麼又醒了？」琢渠笑道：「被你壓醒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適才你不是吃黃湯吃得爛醉的麼？緣何一會兒又醒得這般快呢？」琢渠笑道：「你就是一顆解酒丸，有你睡在旁邊，我吃醉的酒，自然不醒也要醒了。」賈少奶笑著，伸指在琢渠面上划了幾划，說：「你這不要臉的油嘴滑舌。」琢渠道：「油嘴也可，你自己仔細揩了油去。適才你同四少爺講些什麼？」

賈少奶便把和振武二人所講的話，重提一遍。琢渠也甚歡喜，說：「這一來更有效驗。老四最肯聽你的話，我到北京之後，再催他，一定百發百中。將來得了他們的謝儀，一併給你。還有老四置給珠姐的衣服首飾，照老四的意思，都要賞給她，另外再給她三百塊錢，我想她在這裡幾月之間，百不管賬，洗衣燒飯，都由這裡下人幫忙。講到服侍一層，還是你服侍老四的地方多，老四給她三百塊錢，已是過分的了，還要賞她衣飾，豈不太重。故我在她姊姊面前掉了一個槍花，說老四隻給她三百塊錢，衣飾不給她了，你可留下自用，為數雖然不多，也值一千多洋錢呢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槍花雖掉得好，不過也是枉然。因這些東西，已在珠姐手內，我們怎好奪他出來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你真當我是個小孩子呢。這點事還慮不到麼？老四那裡，我早已安排妥當，只算珠姐姊姊說的，珠姐少不更事，藏著貴重物件，只恐遺失，故請四少爺將衣飾暫時交給你收管，將來她自己向你取回，只消東西一到我們手內，就不怕再拿出去了。」賈少奶聽了大樂，夫妻兩個歡歡喜喜過了一宵。次日，他二人又幫著振武收拾行李，忙了一天，不曾住手。振武很為感激，對琢渠說：「我擾府數月，無以為報，所有這些木器傢伙，我又不便帶著走，將來再到上海來時，或者攜帶兩個小妾同來，住在此間不便，必須另租房屋，再辦器具，這裡的一切硬頭傢伙，一齊送給你們罷。」

琢渠大喜稱謝。振武又把珠姐的幾件首飾，一併要出，交給賈少奶，賈少奶固然歡喜，珠姐心中，未免不快。因振武隔夜曾對她說過，是她姊姊主意，故還沒疑心有人算計著她。當夜琢渠、振武二人，都將行裝整備定當。第二天一早，便打發車夫先行送到招商局新裕船上。琢渠知道新裕定於十二點鐘開船，故趕早起身。振武和賈少奶二人，卻一夜沒睡，就橫在煙榻上，講了一夜的話。賈少奶因振武住在她家數月，常陪著她吸煙談心，一旦分離，頗覺依依不捨。振武也覺傷感，兩下裡免不得都灑了幾滴別淚。這天清晨，與琢渠一同用過早飯，賈少奶因要送他們上船，忙教人梳頭洗面，更衣換襪，反耽擱了兩個多鐘頭，待她各色備齊，已有十點鐘光景，琢渠親去僱了部馬車，三個人一同登車，振武和賈少奶並坐，琢渠坐在對面。到了碼頭上，那新裕輪船的副買辦邵先生，早立在甲板上等候。一見他們來了，慌忙奔過來迎接。琢渠與邵先生素來相識，問他行李放在何處。邵先生說在上層大菜間內。還有兩位朋友，來送四少爺動身的，天沒亮就來，已在那裡等到這時候了。振武暗想是那兩個，這般誠心，老早奔來送我？及至一見面，才知是詹樞世、施勳仁二位。二人見了振武，慌忙正其衣冠，一拱到地，口中說道：「今日四少爺榮行，某等二人，素蒙老太爺知遇之恩，四少爺屋烏之愛，受恩沉重，感激無窮，故此齋戒沐浴，五更三點，專誠登輪恭送。不意四少爺大駕未來，想由某等誠意不專所致，實在抱歉萬分，謹求原諒。」

振武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，只得還了一揖，連稱不敢。二人又把旁邊幾個包裹提起說：「這些罐頭食物，是我等二人孝敬四少爺路上用的。還有這四匣燕窩糖精，乃是當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大帥送給樞世先祖之物，先祖因這是名貴之品，珍藏至今，未敢輕用，今煩四少爺帶呈老太爺，說是上海電局委員詹樞世的一點小小敬意，不能算禮，只可當作葵藿傾陽，野人獻曝罷了。」

振武素聞這燕窩糖精，乃是昔年上海一個開藥局的滑頭，弄到山窮水盡之時，偶見魚攤上揀出來喂貓的小魚，忽然異想天開，每日向魚攤上將小魚收來曬乾了，研為細末，用水糖屑拌和，裝上錦匣，取名燕窩糖精，假造一張仿單，說此物滋陰補陽，大有功效。那時一班官場中人貪他裝璜華麗，名目新奇，都把他當作一樁官禮，頓時大為暢銷，很被這滑頭賺了些錢。不過後來被他一個伙計因少分紅利，懷恨在心，將內容向外人說破，才沒人再敢請教。今聽樞世說得如此珍貴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免不得道聲謝收下。詹、施二人，又和琢渠問好，並向賈少奶請安。賈少奶含笑點頭為禮。忽然邵先生又引進兩個送行的人來，乃是爾年兄弟，也帶著許多禮物。移時雲生、伯宣、文錦、俊人等都親到船上送行，許多人將大菜間擠得水洩不通，你言我語，此拍彼吹，只聽得四少爺

長四少爺短，反把振武鬧得頭腦昏花，不辨那一句話從誰口中講出。正在這亂哄哄的當兒，不意在渾淘淘一班男子聲音中，透出一個清麗的女子聲音說：「四少爺在這裡了，我們上上下下，哪裡沒找到，手中的東西，又很沉重，提得人膀子也酸了。阿啣，人這麼多，怎樣進去呢？」

眾人聽了，好似得著停止發言的命令一般，不約而同一齊住口，都回頭觀看。只見艙門口站著個花枝招展的美人，一手扶著名使女，兩人手中都提著包裹。琢渠認得是西安坊花襲人，慌忙搶步上前，將他們手攜的物件接了，讓他們進艙。振武笑說：「你們怎的也來送我，又怎能知道我們今兒趁新裕動身呢？」襲人笑著，先向眾人點了一個總頭，然後緩步上前，伸手執著振武的手，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四少爺，又說：「四少爺，你怎麼趁什麼船，不對我們說一聲：方才我們趕到賈老爺公館內，才知四少爺趁新裕動身，又性急慌忙的奔到這裡，幸得船還沒開，可險些兒把我們急殺了。」振武笑道：「難為你們奔來奔去，還要送這許多東西給我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。」

襲人道：「四少爺說那裡話。四少爺照應我們的地方很多，我們理該送送四少爺。將來四少爺再到上海來時，仍不免要叨四少爺照應的呢。」琢渠笑道：「先生別著慌罷，四少爺歡喜得你什麼似的。就使你這樣巴結他，他一來怕不先到你那裡去過癮嗎。」襲人聽說，對琢渠斜飛一眼，笑了一笑道：「賈老爺，你那天拿我的一塊絲巾，該還我了。」琢渠因他少奶奶在旁，深恐襲人說出別樣話來，惹她疑心，忙道：「這絲巾是四少爺拿去的，你問他要便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賈老爺休得哄我，我知是你自己拿去的。拿去不打緊，別被你家少奶奶看見撕了，可就鴨屎臭的呢。」

襲人原不知琢渠的絲巾當真被撕，因琢渠同她取笑，故將這句話說還他，不意旁邊觸惱了這位賈少奶奶，疑心花襲人當著大眾有心調侃她，頓時怒不可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她手起掌落，只聽得拍的一聲，清脆入耳，襲人粉面上，早著了一個巴掌。襲人冷不防人叢中伸出這隻手來打她一下，只驚得目定口呆，倚在振武身上，手捧著面孔連說：「做什麼？做什麼？」賈少奶奶罵道：「問你這娼婦，口中不三不四的說些什麼？」襲人認不得賈少奶奶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振武告訴他道：「這位就是賈老爺的奶奶。」

襲人怒道：「原來你是姓賈的老婆，我還道是皇帝的正宮娘娘呢。就使你丈夫做了皇帝，也得有宮妃三百，宮女三千，沒聽見把來一個個斬盡殺絕的。況我又不是姓賈的人，沒損你丈夫一毫一發，非但不配給你打，即使你歡喜吃醋，也該看看人頭，不能隨意亂吃。我們雖然吃了煙花飯，還懂得三分情理，不比一班像煞有介事的少奶奶，動不動伸手打人，比長毛還要蠻橫幾分。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。何況今兒是你丈夫自己拿我們開心，並不是我同你丈夫取笑。我們皮肉雖賤，也不是隨便給人打的。今兒你打了我，當著四少爺面前，須得給還我一句話。」說著眼眶兒一紅，不由的哭將起來。賈少奶奶聽了，怒氣直衝，又要上前動手。琢渠十分著急，拚命將她抱住這邊振武也勸襲人住哭，在旁眾人，都不敢插口，一時人聲頓寂，滿房只有襲人哭聲，和賈少奶奶的怒聲。恰巧新關大自鳴鐘，叮叮敲了十二下。鐘聲才罷，船上突然鳴的一聲怪響。眾人知道船快開了，即忙幫著振武，做好做歹，把襲人先勸上岸，然後再勸賈少奶奶息怒離船。賈少奶奶一上碼頭，舉目四瞧，不見襲人，知她已走，暗說便宜了這娼婦。回頭看輪船，已在解纜啟碇。振武、琢渠都站在甲板上望著她，賈少奶奶即忙解下絲巾，對他們招了幾招。振武、琢渠也各解絲巾，互相招展。不一時，船已離了碼頭，送的人都紛紛散去。賈少奶奶一個人坐上馬車，途中想起襲人說她撕破絲巾，一定是琢渠告訴她的話，因此越想越生氣。回到自家門首，吩咐馬車暫等，自己也不上樓，一腳到振武房中，卻見珠姐正在掩面痛哭，王媽站在旁邊勸。王媽原是賈少奶奶派在此監察珠姐的，恐她趁房中沒人，私藏什麼物件之故。珠姐因服侍振武數月，仍不免要遭回家去，故而自覺傷心。賈少奶奶一見冷笑道：「人已走了，還要裝腔做勢給誰看？」

珠姐不敢回答。賈少奶奶又向王媽發話道：「方才我沒對你說過嗎？教你早些關照她，換了來時的那套衣服，待我回來送她家去。為何到這時候，還是原封不動的坐著呢？」珠姐驚道：「這些衣裳，不是四少爺做給我的麼？為甚麼要換了回去？」賈少奶奶抿著嘴對王媽笑道：「你聽她還在那裡做夢呢！四少爺何嘗做什麼衣服給她，這都是他留給自己姨奶奶用的，教我代為收管。他若給了衣服，還要給你三百塊錢則甚？你自己怎不想想明白，得了好多錢，還要想東西，世上那有這種好買賣。我勸你休得癡心妄想罷！」珠姐聽了，無言可說，只是流淚。王媽說：「我看珠小姐身上的衣裳，就讓她穿了去罷。將來四少爺回上海，料想不致有甚說話，免得換了衣裳出去，給旁人見了笑話，我們連這點兒主意都做不到。還有一班不明道理的人，反怪我們欺侮她呢。」

賈少奶奶道：「既如此，就這樣罷。倘若四少爺回來查問時，我只可自己認賠便了。外邊馬車等著，你就此送她回去。這三百塊錢，教她好好收藏，別丟了，弄得人財兩空。」說著，又連催她快走。珠姐無奈，含淚起身，勉強說了句謝謝少奶奶，由王媽陪她坐著馬車送她回家。她姊姊鳳姐，接進裡面，要留王媽吃茶，王媽因賈少奶奶還有別事差遣，不敢停留，即忙坐著原車回去覆命。鳳姐便問珠姐：「可曾留下什麼首飾？」珠姐道：「一些沒有，都被四少爺要去，給了賈家的。據她說是你出的主意，改日你自己向她去要呢。」鳳姐歎道：「我何嘗出什麼主意，都緣四少爺捨不得將這些東西賞你，要留給他自己姨奶奶用，故而把你當作小孩似的哄你呢。」珠姐聽了，放聲大哭，要她姊姊出場，向賈少奶奶討回衣飾。鳳姐道：「我如何可以出面見她，她若見了我，不但不肯還你東西，只恐還要和我吃醋呢。」珠姐無言。鳳姐又道：「你這三百塊錢在那裡？別丟了，快拿出來，給我替你藏著罷。」

珠姐不防她姊姊也懷著一肚子歹意，慨然將三百塊錢鈔票交她拿去，誰知這筆錢脫手之後，永遠要不回來，可憐珠姐伺候振武三個月的工夫，一些好處都不曾得著，不過把穿出去的一身布衣，換了穿來的一套綢服罷了。按下這邊，再說賈少奶奶把珠姐趕走之後，即忙教人將她衣箱打開，拿出幾件衣服試穿，都不甚合式，因珠姐身子肥胖，自己的身子瘦小，故而穿上很不合式，便教阿寶明兒送到裁縫店裡去改做。吩咐既畢，回到樓上，開燈吃了幾筒煙。王媽回家覆命，賈少奶奶問她那女人的姊姊說什麼嗎？王媽回言沒說什麼。賈少奶奶笑了一笑。又問隔夜教你買的小菜，曾否買來？王媽說早買來了。賈少奶奶道：「如此你快教他們做飯，趕緊替我把周少爺請來，說我等他同吃中飯，休得遲延。」